

奇幻三大经典巨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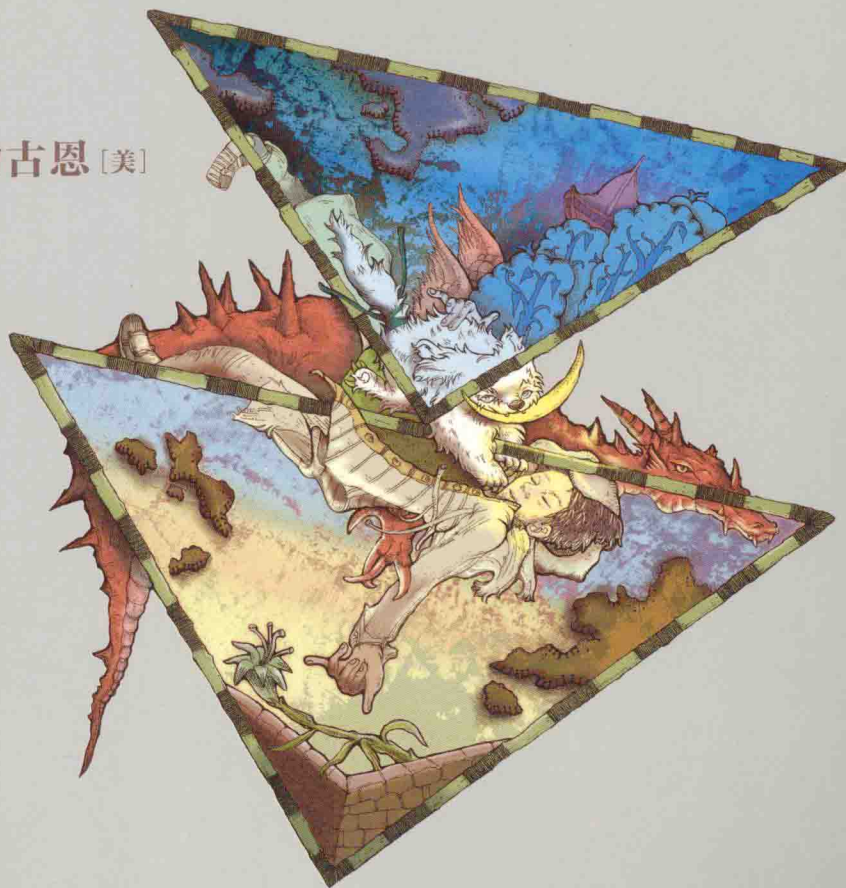
地海传奇 | 第六部 | Earthsea Cycle 6

地海奇风

写的是魔法奇幻，讲的是心灵成长。

厄休拉·勒古恩 [美]

段宗忱 译



长篇小说

Ursula K. Le Guin
The Other Wind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地海传奇 | 第六部 | Earthsea Cycle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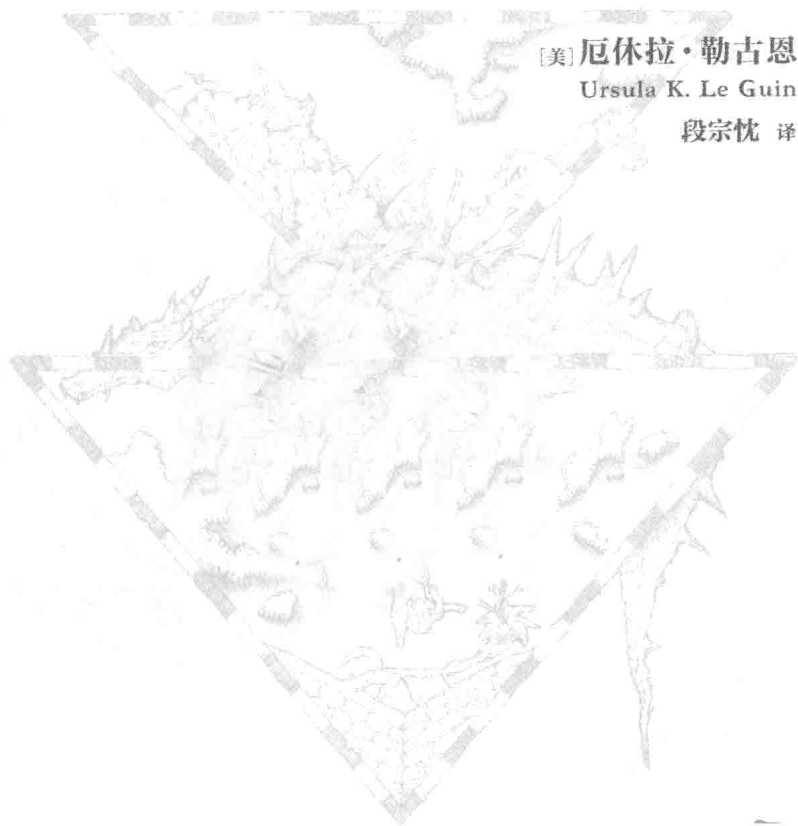
地海奇风

The Other Wind

[美] 厄休拉·勒古恩

Ursula K. Le Guin

段宗忱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地海传奇6: 地海奇风 / (美) 勒古恩

(Le Guin, U.K.) 著; 段宗忱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1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399-6685-4

I. ①地… II. ①勒… ②段…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45981号

THE OTHER WIND by Ursula K. Le Guin
copyright © 2001 by The Inter-Vivos Trust for the Le Guin Childr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Book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uitis Brown, Ltd. (U.S.A.)
Through F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4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读客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缪思出版)授权

图字: 10-2013-329号

书 名 地海传奇6: 地海奇风

著 者 (美) 厄休拉·勒古恩

译 者 段宗忱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约编辑 孟汇一 王子润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98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685-4

定 价 32.00元

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博茨

乌扎次

欧司克海峡

梭瑞司克

欧司可

挪斯特

依波司可

突普

德群岛

梅普

道恩

安丹登山

彼西

伊彼西

帕恩

革梅

贝茨

法力恩

山脉

安斐恩

艾伯恩

斜辟墟

托宁

下托宁

欧莫

阿尔

伊里

蟠多

奈墟

内极海

九十屿

卓干

柔克

柯梅

绥尔镇

安丝摩

吉斯

瑟得

瓦梭

瓦梭



西勒

德黑门

纳维墩

欧农

乌里

黎斯克

乌西翟洛

耶逊

印嘎特

托林峡

昂图哥

借勒多

借勒多之门

龙居诸屿

西 陲

开尔突

阿林思

邻开尔突

法尔突

阿巴

西姆利

节西济

欧贝候



沙岛

洛拔纳瑞

路得

南 陲

远叟

突姆



长沙丘

威勒吉



目 录

1	第一章	修复绿水壶
67	第二章	王 宫
127	第三章	人龙会议
175	第四章	海 豚
229	第五章	重 合
279	作者后记	

第一章

修复绿水壶

MENDING
THE GREEN PITCHER



如天鹅翅膀般白皙修长的船帆，载着“远翔”号飞在夏日气息中，穿过雄武双崖，进入海湾，朝弓忒港航行。船滑入码头边缘的平静海面，风之造物自信优雅的身形，令旧码头边钓鱼的两个镇民欢呼赞叹，朝着船员及船首的唯一乘客挥手欢迎。

男子身形消瘦，背个扁平包袱，披着陈旧黑斗篷，看来像个术士或商人，无足轻重。两名钓客看着准备卸货的船舰在码头及甲板上引起阵阵骚动。乘客离开时，一名水手在他背后伸出左手拇指、食指和小指指向他——这手势意指：“永不再见！”仅有这件事引起钓客些微好奇，稍瞥了乘客一眼。

他在码头上迟疑片刻，终于背起包袱，朝弓忒港内人群熙攘的街道走去，不一会儿就抵达了鱼市，那里人声鼎沸，满是小贩



与买客，石板路上泼洒的鱼鳞与馊水渍一片晶亮。他原本傍路而行，旋即迷失在推车、摊贩、人群与死鱼的冰冷瞪视之间。

一名高大老妇方才辱骂鲱鱼不新鲜、渔妇无信，转身背向摊贩，陌生人发现老妇与自己四目交会，不智地问：“请问您能否告诉我，到锐亚白该怎么走？”

“你先跳猪食里去吧！”高大妇人说完便大步离去，留下委屈惊愕的陌生人。渔妇发现这正是证明自己高尚人格的大好机会，立刻高喊：“锐亚白是吧？你要去锐亚白吗？那你说大声点嘛！你去锐亚白一定是要找老法师之屋。一定是。你从那个转角出去，然后走那条耶弗司巷，看到了没，直直走到高塔那里……”

一离开市场，宽广街道引领他上山，经过巨硕瞭望塔，来到城门。两头栩栩如生的石龙守护门口，露出与他前臂一般长的牙齿，石眼茫然望向城镇和海湾。懒洋洋的守卫说，山路顶端左转，便可抵达锐亚白。“继续走，穿过镇上，就会走到老法师之屋。”守卫道。

于是他疲惫地爬上陡峭山路，边走边抬头望着更为险峻的山坡，以及更为遥远、像云朵般悬于岛屿之上的弓忒山顶。

路途遥远，天气炎热，他不久便褪下兜帽，解下黑斗篷，仅穿着衬衫。他早先没想到在城里买点饮水或食物——或许是因为太羞怯，毕竟他不习惯城市，也不善于和陌生人打交道。

漫长数英里路后，他赶上一辆牛车。他大老远就看到了这辆牛车，裹在尘埃中，一团浅灰中的一团黑。牛车吱吱嘎嘎前进，由一对乌龟般年老、皱缩、木然的矮小牛只拖拉。他向车夫打了个招呼，但车夫一语不发，只是眨眨眼。

“前方是否有泉水？”陌生人问。

车夫缓缓摇头，良久才说：“没有。”一会儿又道，“前面没有。”

两人缓慢前行。气馁的陌生人察觉自己的速度无法胜过牛，一个小时大概只能走一英里路。

他突然发现车夫正无言地朝他递过来某样东西：一只以藤枝捆绑的大陶壶。他接下，感到壶非常沉重，喝足水后，他将重量几乎丝毫未减的陶壶递回，附上一声感谢。

“上来吧。”一会儿后，车夫说道。

“多谢，我步行就好。到锐亚白还要多远？”

车轮吱嘎作响。牛只轮流长叹，沾满泥尘的皮毛在炙热阳光



下散发甜美气息。

“十英里，”车夫说，想了想后又道，“或十二英里。”一会儿后，又说，“至少。”

“那我最好继续赶路。”陌生人说。

喝下清水，精神为之一振，他终于能走在牛只前头。再听到车夫声音时，他已经离牛只、牛车和车夫好一段距离。“要去老法师之屋。”车夫说。即便那是问题，也已不需答案。旅人继续前行。

他启程时，日头犹笼罩在高山巨硕阴影下，但等他左转进入看似锐亚白的小镇，落日已在西方天际灿烂燃烧，下方海面一片银白。

小屋零散，小广场遍地灰尘，一座喷泉喷落细长水柱。他笔直走向喷泉，一再掬水畅饮，又将头伸到水柱下，用沁凉泉水搓洗头发，任水丝沿双臂流下。他在喷泉边坐了一会儿。两个全身脏污的小男孩和一名小女孩，专注而安静地打量他。

“他不是蹄铁匠。”一名男孩说道。

旅人以手指爬梳湿润头发。

“笨蛋，他是要去老法师之屋。”女孩说。

“呀啦——！”男孩喊，一手将脸拉成可怖的歪斜皱眉状，另一手则曲成爪形，在空中挥抓。

“阿石，你小心点。”另一个男孩说道。

“带你过去。”女孩对旅人说。

“谢谢。”他疲惫地起身。

“看！他没巫杖。”一名男孩说。另一名答：“我没说他有。”两人以阴郁目光看着旅人跟随女孩走上一条往北小径，离开村庄，小径穿过一片朝左方削落的崎岖陡峭牧地。

太阳刺目地照在海面上，眩惑视线，高耸天际与吹袭的海风令他晕眩。孩子变成在前方跳动的小影子。他停下脚步。

“来啊。”女孩唤道，但也停下脚步。他沿着小径走到女孩身旁。

“那里。”女孩说。他看到一段距离外，悬崖边缘有间木屋。

“我不怕，”女孩说，“我经常拿那家的鸡蛋去给阿石爸爸带到市场卖。有一次她给我桃子。那个老太太给我的。阿石说是我偷摘的，可是我没有。去吧。她不在那里。她们都不在。”

女孩静立，指着房子。

“没人在屋里吗？”



“老人在。老阿鹰。”

旅人继续前进。孩子留在原地看着他，直到他绕过房子拐角。

两头山羊自陡峭的围篱田野俯视陌生人。一群母鸡与半大不小的鸡仔在桃树及李树下的长草间啄食，轻声咯咯交谈。一名男子站在倚树而立的矮梯上，埋首叶间，旅人只看得到他光裸的褐色双腿。

“日安。”旅人招呼，一会儿后又更大声地说了一次。

叶丛摇晃，男子迅捷从梯子爬下，手中抓着一把李子，下梯时，顺手拍去两只被果蜜招引来的蜜蜂。他向旅人走来，身形矮短，背脊笔直，英俊脸庞饱经风霜，灰发扎在脑后，看来约摸七十好几，四道白缝样的疤自左颧骨延伸到下颌，眼神澄澈、直率、锐利。“果子熟了，不过放到明天会更好吃。”男子递上手中一把小小黄色李子。

“雀鹰大人，”陌生人语音沙哑地问候，“大法师。”

老人微微点头回应。“来树荫下。”

陌生人跟在老人身后，依言坐在离房子最近的一棵老树下，林荫笼罩的木头长椅上。李子已洗涤干净，盛在藤篮中，他接过

李子，吃了一个，又一个，再一个，老人问及时，他承认一整天都未进食。他继续坐在树下，看着老人入屋，而后拿着面包、乳酪与半颗洋葱出现。客人吃下面包、乳酪与洋葱，又喝下一杯主人端来的冷水。主人吃着李子相陪。

“你看来很累。从多远的地方来的？”

“从柔克来的。”

老人神情难以解读，只说：“真意外。”

“大人，我来自道恩岛。我从道恩岛去到柔克，那里的形意师父告诉我，我应该来这里，来找您。”

“为什么？”

目光晶亮逼人。

“因为您是‘跨越暗土仍存活’……”旅人沙哑的语音渐弱。

老人接道：“‘且舟行至当世诸多远岸者’。没错，但那是预言黎白南王的出现。”

“您与他同行，大人。”

“是的，他在那里赢得他的王国，我却在那儿留下我的。所以别以任何头衔称呼我。你可以随意称我为鹰，或雀鹰。我该如何称呼你？”



男子低声道出通名：“赤杨。”

食物、饮水、树荫与安坐，显然舒缓了不适，但赤杨依然显得心力交瘁，某种沉倦哀伤满溢脸庞。

老人先前说话时，语调犹带一丝冷硬，再度开口时已不复存：“有话晚点再说。你航行了将近一千英里远，还爬了十五英里的山路，而我妻女托我照顾这座菜园，我得为豆子、莴苣等蔬菜浇点水。你先歇会儿，我们可以趁傍晚较凉爽时再谈，或等到凉爽的清晨也可以。如今，我很少会像过去那般，认为凡事都缓不得了。”

半小时后，老人回来，来客已仰天躺平在蜜桃树下的沁凉草地上，沉沉入睡。

曾是地海大法师的男子一手提着水桶，一手拿着铲子，驻足低头看着沉睡的陌生人。

“赤杨，”老人悄声说，“你带来什么样的麻烦，赤杨？”

老人依稀觉得，只要想想，只要心意所至，便可知晓此人真名，一如过去曾是法师时。

但老人不知此人真名，即使心想也不得而知，而且他已不再是法师。

老人对这赤杨一无所知，必须等赤杨自己来说。

“麻烦事儿别碰。”老人自语，继续为豆子浇水。

房子附近悬崖顶边的矮石墙遮挡阳光，微凉阴影扰醒了沉睡者。他边打哆嗦边坐起身，略微僵硬又迷惘地站起，发间还夹杂着草籽。一看屋主忙着往井里打水，把水桶拖进菜园，他立刻前去帮忙。

“再三四次应该就够了。”前大法师说道，将水一瓢瓢浇灌在新生包心菜上。干燥温暖的空气中，湿润泥土闻来更为芳香，金黄的西落日光洒了一地。

两人坐在门前长凳，望着太阳落下。雀鹰拿出一只瓶子与两只厚实的泛绿宽口玻璃杯。“我继子酿的酒，”雀鹰说，“从中谷橡木农庄来的。七年前的酒，年份很好。”火亮色红酒暖遍赤杨身子。太阳沉静、清晰地落下，风止息，果园鸟儿唱出一日终曲。

赤杨从柔克形意师父那儿听闻，将王从死境带回、乘龙飞升而去的传奇人物大法师雀鹰仍在人世，惊讶不已。形意师父说，大法师依然健在，住在家乡弓忒岛。

“我告诉你的是一件少人知晓的事。”形意师父当时说道，



“我认为你需要知道，我想你会为大法师保密。”

“那么，他依然是大法师！”赤杨当时带着某种喜悦说道。黎白南王统治多年来，地中海王国魔法中枢暨学院的柔克岛上，智者未再指派任何大法师取代雀鹰。这点令所有身怀法艺的人大惑不解，也相当关切。

“不，”形意师父说道，“他绝不是法师了。”

形意师父曾略微提起雀鹰如何、为何丧失力量，赤杨也曾花时间仔细推敲，但在这里，眼前的这名男子曾与龙族交谈，带回厄瑞亚拜之环，跨越亡者王国，在王继位前统治整个地中海王国，于是所有故事及歌谣都汇聚赤杨脑海。虽然赤杨发现这人已年老，甘于侍奉这片菜园，体内与周身也不再有力，只余历经思与行的漫长人生后灵魂所能得的力量，他依然看到一名伟大的法师。因此，雀鹰有妻子一事，令他颇为不安。

妻子、女儿、继子……法师没有家人。像赤杨这类平凡术士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结婚，但拥有真正法力的男子都禁欲。赤杨可以轻易想象眼前男子骑乘龙背的景象，但想象他身为丈夫、父亲的模样，则是另一回事。他实在办不到。他继续试问：“您……夫人……她现在正与她儿子同住，是吗？”